

# 教宗方濟各之邁向和平的分辨原則

## 從伯格里奧的生活背景與《福音的喜樂》脈絡談起

胡淑琴<sup>1</sup>

本文首先介紹教宗方濟各的生活與思想背景，進而談及其《福音的喜樂》勸諭的福傳脈絡，並重點介紹其邁向和平的四大分辨原則。鑑於該勸諭對當今社會與教會的至關重要性，作者參照西班牙文版本適度重譯部分引文，以期更清楚領會其中意涵。

### 前言

美國前總統川普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向中國發起貿易戰，其後亦擴展到科技與金融的較量；俄羅斯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向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以來，中、美、俄、歐相互博弈導致各國亦進入合縱連橫的時代，全球局勢發生詭譎風雲的震盪。一般平民百姓明知政客長袖善舞，卻又深感無力，企望和平卻又可能無辜被綁上戰車。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是否還可能珍惜和平、宣揚和平並締造和平？教會給予我們什麼指示？回顧教宗方濟各於 2013 年頒布《福音的喜樂》勸諭，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線曙光。

---

本文作者：胡淑琴修女，耶穌孝女會會士。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碩士、輔仁大學宗教學博士畢。現於本院教授基本神學、哲學與神學相關問題、神學方法論、牧靈諮商等相關課程。

勸諭第四章提及「福傳的社會幅度」。教宗先肯定福音宣講的重要性和優先選擇窮人與弱勢社群的需要，在第三部分發揮「共善」(common good, 或譯為「公益」)與社會和平的主題，而邁向和平之分辨的四項原則是：時間優於空間、合一勝過衝突、現實比觀念更重要、整體大於部分，教宗「堅信其應用，將可以在每個國家和整個世界成爲一條邁向和平的真正途徑」(221 號)。

筆者從較寬廣的角度，先介紹教宗的生活與思想背景，談及勸諭的福傳脈絡，並重點介紹這邁向和平的分辨原則。涉及勸諭的引文部分，將依照西班牙文版本適度重譯，希望有助於讀者更清楚領會其意涵。

## 一、喬治·伯格里奧的生活脈絡與思想背景

在 1862 至 1930 年間，拉丁美洲阿根廷的憲法曾長期處於穩定狀態，引發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大規模移民潮，使阿根廷人口增長速度是世界人口增長速度的五倍。現任教宗方濟各的父親 (Mario José Bergoglio) 於 1927 年從義大利移民到阿根廷，母親 (Regina María Siveri) 則晚兩年抵達。兩人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結識，於 1935 年結婚，1936 年 12 月 17 日生下長子喬治·伯格里奧 (Jorge Mario Bergoglio)，日後被選爲第 266 任聖伯鐸的繼承人。

喬治成長歷程中的阿根廷有其歷史時空脈絡，其近百年的歷史可視爲拉丁美洲的縮影。1912 年，這國家引入男性普選權，1951 年承認女性選舉權，由此出現一系列普選政府。約從 1930

年起，這些民選政府與軍事獨裁和舞弊政府交替執政。在 1950 年代，阿根廷的經濟曾相對穩定，以工業化和農業為基礎，是南美洲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然而，1950~60 年代的阿根廷政變不斷，經歷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不穩定，包括政治動盪和經濟下滑。1982 年與英國的馬爾維納斯戰爭戰敗後，阿根廷歷史上最後的獨裁政權垮台。1983 年後進入民主時期，時至今日共有九位、三個不同政黨的人擔任過總統。2001 年 12 月由於一系列因素，爆發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直到現在，2023 年 4 月 14 日阿根廷首都中央社指出，阿根廷正經歷數十年來最痛苦的物價飆漲，眼前高達 102.5%，還在持續上揚的通貨膨脹率已超過人民能夠忍受的極限，使他們幾乎無法度日。

類似但不同嚴重程度的情況，也發生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在這片資源豐富、民風純樸的大地，大部分國家都長期或短暫地經歷豐盛與耗竭、穩定與動盪、和平與衝突、和解與對立……。目前估計約有 5 億人口，其中約 80% 是天主教徒。面對後殖民主義在政經社會各層面的操控，國內外政客與財閥集團的剝削壓榨與巧取豪奪，時至今日，有相當高比例的百姓受困在貧窮中。有些秉持良心的政治人物正在苦苦尋找出路，試圖在國際合縱連橫的間縫中，為眾多受苦民衆尋找和創建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拉丁美洲主教團（Conferencia General del Episcopado Latinoamericano，簡稱 CELAM）是天主教會在拉丁美洲的最高機構，其成立可追溯到 1955 年於哥倫比亞舉行的首屆拉丁美洲主教會議，旨在加強

拉美各國天主教會之間的聯繫協作，以應對當時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挑戰。從那時起到 2021 年，已召開十三屆拉丁美洲主教會議，探討一系列關於信仰、教義和社會問題，並積極參與推動社會正義、和平和人權，成為拉丁美洲地區最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之一。在首屆會議之後 13 年，第二屆拉美主教團大會於 1968 年 7 月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召開，討論拉丁美洲主教團的相關問題、對非洲大陸的福傳使命及其對社會正義的承諾。同年 8 月，主教們在哥倫比亞第二大城麥德林 (Medellin) 討論福傳、社會促進、正義和人權問題，尤為重要的是為拉美解放神學的興起奠定基礎。

喬治·伯格里奧於 22 歲 (1958 年) 進入耶穌會，於 1969 年晉鐸。他整個會士培育和初期的神哲學培育都在阿根廷，其培育過程與拉美教會風起雲湧的覺醒浪潮密切交織。他從依納爵靈修汲取靈性滋養，且受到法國耶穌會士學派的啟發，對傳統的士林神哲學提出反省與批判，強調知識宜奠基於實證研究，關注政治哲學和社會倫理等議題，著重宗教交談。處身於阿根廷強烈的政經動盪脈絡，他從現象學的視角反思，認為神學研究和表述宜走向大眾神學，讓平民百姓可以理解並參與信仰的深厚富藏。

伯格里奧在 1973~1979 年間擔任耶穌會阿根廷會省的省會長，經歷阿根廷政經動盪的艱苦歷程。1992 年他被祝聖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輔理主教，1998 年為該城的總主教，2001 年升任樞機。在 2007~2011 年，他曾擔任拉美主教團的主席，並在 2007

年主持於巴西大城阿帕雷西達（Aparecida）舉行的第十屆拉美主教會議，其決議影響深遠，其重點包括：福傳是整個基督徒團體的承諾、特別關注窮人及推動社會正義和休戚與共精神的必要性、邀請個人的皈依並活出與福音一致性的生活、肯定家庭之為教會和社會之基石單位的重要性、推動宗教交談、著重於生命從受孕到死亡之整全的保護，及重申教會之使徒性與共融性的召喚，要在不同成員、族群和基督徒團體中推動合一與休戚與共的精神。2013年，喬治·伯格里奧成為伯多祿繼承人之後，從其關注的主題和陸續頒布的文件，均可看到拉美主教會議文件對他的深刻影響。

## 二、福傳的社會向度，及和平與對話

《福音的喜樂》勸諭的核心訊息，是邀請每位基督徒以喜樂為標記，進入傳福音的新階段。教宗首先提出教會的使命需要轉化（第一章），教會應成爲一個外展的、走出去的教會，要在皈依中從事牧靈，要務實地宣講核心的福音訊息，福傳使命要具體降生在人性的限度中，並帶著慈母的心走向邊緣和受苦的人。教宗在第二章邀請每位基督徒正視今日現實的處境，面對今日的危機並予以共同承諾，對排他的經濟、對新的拜金主義、對只操控而非服務的金融系統、對滋生暴力的不平等，都堅定勇敢地說「不」；他也邀請牧靈人員有內在真正的革新。勸諭第三章是面對教會內部，首先肯定宣講福音的主體是全體天主子民，重要的是深化我們天主子民的身分與使命意識；教宗接著

把目光轉向牧者，強調講道的重要性和其不可或缺的準備功夫。他接著談到一種深化「初傳」(kerygma)的福傳(160~175號)，並以初傳的訊息過渡到勸諭第四章之教會向外福傳的社會幅度。

鑑於《福音的喜樂》對當今社會與教會的至關重要性，筆者參閱目前的中文譯本，可能是依據英文版本翻譯，而英文版本與教會官方的義大利文或教宗母語西班牙文都有少許差距，加上中文句法與西方語文有很大差異，為求表達通順而必須做調整的情況下，某些關鍵詞彙與意涵的中文表述可以再商榷。以下《福音的喜樂》引文是筆者嘗試參照西班牙文版重譯，有興趣的讀者亦可對照現行中譯版，希望兩種譯文可以相互補充，幫助讀者更好地瞭解教宗的原意。

### (一) 深化「初傳」(kerygma)的福傳

教宗邀請整個教會委身於福傳，然而他心目中的福傳有一個具體典範，即教會初期充滿聖神活力的初傳(kerygma)，很值得另闢專文來討論。這專有名詞在勸諭的小標題中出現兩次，在正文中出現六次。宗徒們是耶穌最早的跟隨者和祂從死者中復活的見證人，他們被基督委派往普天下去宣講福音。這「好消息」是聖三型的，核心是天主聖父派遣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到世界上來，透過祂在聖神內的降生、祂的宣講與行動，祂的死亡與復活，天主聖父向整個受造世界——尤其向所有的人通傳永不撤銷的盟約之愛，整個創造與救恩工程都藉著聖子並在聖神內，趨向終極的圓滿。這終極圓滿之愛從現世就已展開，教

宗邀請要理講師要一遍又一遍地講述這偉大的真理，即「耶穌基督愛你，祂為拯救你而捨棄生命，祂現在每天都活在你身旁，為了光照你、增強你、釋放你」(164)。

教宗並不反對某些更複雜精緻和更有系統的教義講授，但是他明確指出：

一切基督徒培育，首要的是深化初傳，使之越來越好地落實，且總不停止地光照要理講師的任務，使他適當理解其要理講授所要發揮的任何主題。這宣講乃是答覆人心的無限渴望。以初傳為核心的宣講要求某些特徵，是在任何地方都需要的：表達天主的救恩之愛，優先於倫理和宗教義務；不把真理強加於人，且要呼籲自由；帶有某種喜樂、激勵、活力與和諧的整全，不把宣講化約成哲學意味多過福音的少數教條。這要求福傳者具有某些態度，有助於更好地領受宣講：親切、開放於對話、耐心、溫暖接納而不定罪。(165)

## (二)「初傳」之團體性和社會性迴響與「天國」的臨現

教宗首先肯定：

初傳具有無可迴避的社會性內容；福音的中心正是團體生活和對他人的委身，初傳內容之立即性的道德迴響，其核心就是愛德。(177)

宣信一位無限愛每個人的天父，意指發現祂賦予每個人無限的尊嚴。宣信一位攝取人類血肉的天主子，意指每

個人已被提升到天主心中。宣信耶穌為我們傾流寶血，使我們無法懷疑賦予人尊貴的無限愛情。祂的救贖具有社會性的意義，因為「天主在基督內，不僅救贖個別的人，亦救贖了人際間的社會關係。」宣信聖神在每人的內在行動，意指承認祂努力滲入人類所有情況和一切社會連結...(178)

教宗把福音訊息的接納與有實效的手足之情緊密相連，指出每位弟兄姊妹都是降生聖言的延伸，邀請我們像天父那樣慈悲，指出「走出自我、走向弟兄」(179)的絕對優先性。

在聖三之愛的基礎上，教宗願進一步拓展我們的視域。福音這好消息不止步於個人與天主的親密關係，或在個人層面對他人施以小恩小惠來求得良心的平安。「福音倡議的是天主的國，關乎愛慕那統御世界的天主。依照祂在我們內的掌權程度，社會生活將成為友愛、正義、和平、所有人都獲致尊嚴的場域」(180)。

基督邀請我們尋求天主的國，而這國度關乎人們現世的具體生活：

在我們當中被期待和成長的國，碰觸一切層面，並使我們想起教宗保祿六世關乎真正發展的分辦原則：「所有的人與整全的人性」。我們知道，「若不關注福音與人們之具體、個別與社會生活，兩者在時間推移中所建立的相互質問，福傳將是不完整的」.....「宣報耶穌基督好消息的使命具有一個普遍的目的。祂的愛德命令擁抱存在的所有面向、所有的人、所有同居共處的環境和所有民族。任



何與人有關的一切為祂都不陌生。」基督徒的真實盼望，即尋求末世性的天國，常會創造歷史。（181）

福傳使命正是拓展天主的國，其範圍包括整個受造世界和所有的人，並關注全人的發展和真正的幸福。而信仰的「公眾性」是固有的本質向度。

### （三）信仰的公眾性

儘管西方的俗化主義傾向把宗教信仰邊緣化和私有化，教宗卻大聲疾呼：

不能再說宗教應局限於私領域，只是為了準備靈魂進天堂。我們知道，儘管天主召叫其子女達致永恆的圓滿，祂也願意其子女在此世獲得幸福，因為祂創造萬物「供給我們享用」（弟前六 17），供給每個人享用。基督徒的皈依由此而要求我們檢視，尤其是「與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之取得有關的一切。」（182）

沒有人能要求我們把宗教歸為人們的私密領域，不對社會和國家生活產生任何影響，不關心公民社會組織機構的健康，對於影響公民的事件不發表意見。……真正的信仰從來都不是舒適和個人主義的，而常牽涉到一種深度的渴望，想要改變世界、傳遞價值，途經此世也想留下美好。……如果「政治的主要任務是社會與國家的公正秩序」，教會「不能也不應該在爭取正義之戰時退居邊緣。」（183）社會與國家的公正秩序涵蓋許多層面，教宗提出兩個在此

歷史時刻的重大課題：其一是窮人融入社會，邀請我們與天主一起聆聽窮人的呼聲，優先選擇窮人和弱小者，留意經濟和收入分配的正義（186~216）。其二是公益與社會和平（217~237），及與社會對話（238~258）；後者包括信仰—理性與科學之間的交談、基督徒合一的交談、與猶太教和與其他宗教的交談等。教宗在有關公益與社會和平的主題，提出邁向和平之分辨的四項原則。

### 三、邁向和平之分辨的四項原則

面對現實世界明顯的兩極對立、矛盾與衝突，教宗不依循正一反一合的辯證思維，避免在追求「合」的時候，使對立雙方受到折損。他更欣賞德籍樞機郭蒂尼（Romano Guardini, 1885~1968）的思維，透過相互肯定、協作與創生，衍生出具有潛力的第三方，它不是「多出來」的部分，而是近似「三合一」（triadic）的創造性觀點，是帶有應許的空間，是兩方在張力之間仍懷抱希望、艱忍互動所產生的果實。他強調「忍耐」在牧靈服事的重要性，而「慈悲」則是其教宗徽章的標記，也是其社會教導的基礎，藉著聆聽來自慈悲天主的召叫，鼓舞著教會的福傳使命，透過分辨的原則來創建和平，並活出天主慈悲的面容。

教宗先界定「和平」不是不惜代價的倡議、不是協商妥協、不是僅僅沒有暴力或沒有戰爭而其背後平衡的支點卻岌岌可危。他心目中的「和平」，是人間最完美的正義，是全人類整體發展的果實，是人們日復一日在天主所喜悅的秩序內所努力建立的，是懷著民族情懷而發展社會生活向度的負責公民願投入每個世

代的努力來參與政治生活，在多元形式的和諧中發展出相遇文化。換言之，和平的創建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子民」，培育一個在和平、正義和友愛內發展的人民，他們願意爲了「共善」、爲了在充滿對立矛盾的現實中創建新的空間與可能性，選擇依循教會社會訓導之重要預設的四項分辦原則，將差異和諧化，並透過社會對話來對和平有所貢獻。

讓我們從《福音的喜樂》217~237 號之重譯的內容，來領會這分辦四原則的意涵。

#### 四、《福音的喜樂》摘譯 (217~237 號)

217. 我們已詳盡講論喜樂與愛，然而天主聖言也談到和平的果實(參閱迦五 22)。
218. 社會和平不可被理解爲不惜代價主張和平，或僅僅沒有暴力，只因爲某一方強力壓制其他方。另一種虛假的和平則被用來作爲藉口，使一個社會組織得以名正言順地使最貧窮的人禁音消聲，使那些享有最大利益者可以不受衝擊地維持其生活方式，其他人則只能湊合著過日子。與收入分配有關的社會聲明，對窮人的社會包容度和人權的訴求，不得爲了建構書面的共識，或僅爲造就少數人幸福之蜻蜓點水式的和平，就遭到扼殺。人性尊嚴和共善，比某些不願放棄其特權者的安逸更爲重要。當這些價值受到影響時，就需要先知性的呼聲。
219. 和平不是「被簡化爲沒有戰爭，而這平衡的果實其後面的力量卻岌岌可危。和平是日復一日在天主所喜悅的秩序內所建立的，意指在人們中間最完美的正義」。的確，和平若非來自全人類整體發展的果實，將沒有未來，也必將成爲新的衝突和各種形式

的暴力的種子。

220. 在每個國家居住的百姓，是在其民族情懷裏被形塑而發展其社會生活向度的負責公民，不是被操控力量所宰治的群眾。讓我們記得「公民的忠信是一種德性，參與政治生活是倫理義務。」然而，若要成爲一個人民，還要更多，即要求每個新世代都必須參與的持續進程。這項任務是緩慢艱巨的，要求整合與學習如何實踐的強烈意願，直到在一種多元形式的和諧中（*pluriforme armonia*）發展出一種相遇的文化。
221. 爲了建立這個在和平、正義和友愛的人民得以發展，有四項與所有社會現實中所固有的兩極張力有關的原則，它們源於教會社會訓導的重要預設，且構成「解釋和評估社會現象之首要和基本參數」。在其光照下，容我現在闡述這四項原則，它們尤其可以引導社會共同生活的發展，且在一個共同計畫內建構一個將差異和諧化的人民。我這樣做，是因爲堅信其應用，將可以在每個國家和整個世界成爲一條邁向和平的真正途徑。

### （一）時間優於空間（222~225）

在創建和平時，教宗提出時間優於空間的分辦原則，在具體時空中的兩極對立與矛盾衝突，需要放在時間的長河中、在未來圓滿的吸引下、在承受張力和艱難的過程中，尋求創新的可能性。

222. 圓滿和局限之間有一種兩極張力。圓滿喚起想擁有全部的意願，而局限則是擋在我們面前的一堵牆。廣義而言，「時間」指涉圓滿，其表達猶如爲我們展開的視域，而「時刻」則表達局限，指生活在一個密閉的空間。人們生活在張力中，即在「時刻」的關

節點，和「時間」光照下更寬廣的視域與烏托邦之間，後者是展現在我們前方的未來，像是吸引我們的終極目的因。由此產生出建樹和發展這人民的第一項原則：時間優於空間。

223. 這項原則允許長程的工作而不執著於急功近利，有助於耐心承受困難與逆境，或由於現實動態所導致的計畫改變。這是一份邀請，承擔圓滿與局限之間的張力，且以時間為優位。在社會政治行動中，有一種罪過是把權力的空間凌駕於過程的時間之上。優先考慮空間會導致人瘋狂地想在現在解決所有的一切，試圖佔有權力和自我肯定的所有空間，使過程固化且妄想去阻止它。優先考慮時間，則關注過程的啟動勝過空間的佔有。時間支配空間、光照並轉化空間，使之成為不斷增長而不會折返之鏈條的連接。這意味著把優位讓給行動，在社會中產生新的活力，讓其他人和團體可以委身投入和發展，直到他們在重要的歷史事件中結出碩果。毋須焦慮，但要有明確的信念和堅韌。
224. 有時候我自問，當今世界上，有誰真正關注過程的啟動帶來人民的建樹，勝於獲致立即的結果，其產生簡單、快速和短暫的政治收益卻對人性圓滿毫無建樹。或許歷史會用郭蒂尼樞機 (Romano Guardini, 1885~1968) 所闡明的標準來評判他們：「準確評估一個時代的唯一判準，是依據那時代的特質與可能性，問問人類在其中的發展和獲得人類存在之圓滿的真正理由，到什麼程度？」
225. 這判準也適用於福傳，它要求人把視域置於眼前，承擔可能的過程與漫漫長路。主自己在其塵世生活中曾多次讓門徒們明白，他們還有許多事情無法理解，必須等待聖神的來臨 (參閱若十六 12~13)。麥子與莠子的比喻 (瑪十三 24~30) 生動地說明福傳的一個向度：即顯示敵人會如何侵佔天國的空間，並藉著莠子而導致

傷害，卻被麥子藉由時間所彰顯的善所克服。

簡言之，日常生活發生在具體空間的此時此刻(moment)，對應著「局限」和各種矛盾無解的衝突。若將對立衝突放在「時間」(time)的長河，以未來的「圓滿」為其奔向的目標時，人可以選擇放下急功近利的行徑、舒緩佔有空間權力的慾求、耐心承受過程中的困難逆境、不急於拔出田裏的莠子，因為在邁向圓滿的時間過程中，麥子持續的善最終將克勝莠子在局限的空間中所導致的傷害。

## (二) 合一勝過衝突 (226~230)

這福音性原則的基礎就是耶穌基督，許多兩極對立——天主性與人性、無限與有限、精神與肉體、圓滿與破碎、祝福與詛咒、罪惡與寬恕、死亡與生命……，都在祂內統整與和好，祂成為我們的和平，成為眾人合一的基礎、合一的出發點和最終極的目標。

226. 衝突不能被忽視或掩飾，必須要承擔。但如果我們陷入其中，就會失去洞察力，視域受到局限，現實本身也支離破碎。當我們停頓在衝突的關節點時，就失去現實的深刻統一感。
227. 面對衝突時，有些人只是看一看就若無其事地往前行，洗手不管而繼續過自己的生活。另有些人則像囚徒般被捲入衝突而無法自拔，失去視域，將自己的困惑和不满投射到制度結構上，因而使合一變得不可能。但是還有面對衝突的第三種方式，亦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接納衝突時願承擔受苦、解決衝突、轉化衝突，使之成為新過程中的一個環節。「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瑪五9)

228. 以這種方式，就有可能在差異中發展共融，而只有那些很棒的人可以促成這種共融，因為他們能鼓舞自己越過衝突的表面，看到他人最深的尊嚴。為此，有必要預設一個對建立社會友誼至關重要的原則：合一勝過衝突。「休戚與共」（精誠團結），從其最深刻和最具挑戰性的意義來理解，它轉變為一種創造歷史的方式，一種生活的氛圍，在其中的衝突、張力和對立可以達致一種多重形式的合一（unidad pluriforme）而產生新的生命。這不是押注於一種混合主義，也不是某一方吸納另一方，而是在更高層次的解決方案，保留了爭論兩方有價值的潛質。
229. 這項福音性的原則使我們想起基督也在祂內把一切統整合一：天和地、天主與人、時間和永恆、肉體與精神、個人和社會。和平就是合一的標記和一切在祂內的和好，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弗二 14）。福音的宣講總是以和平（平安）的問候開始，和平也是門徒們每時每刻間關係的冠冕和凝聚。和平之所以可能，因為主已經戰勝了世界和其恆久的衝突性，「因著祂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哥一 20）。但是，如果我們深入研究這些聖經經文，就會發現我們蒙召在差異中獲致和平的第一個領域就在我們自己的內心，我們自己的生命常受到正與反的分裂的威脅。帶著破碎成千片的心，將難以建構一種真正的社會和平。
230. 和平的宣告不是一種協商的和平，而是堅信聖神的合一能調和所有差異，在一種嶄新和具前景的綜合內超越任何衝突。多樣性是美麗的，當它接納並持續進入一個和好的過程，直到蓋上文化契約的印記，呈現出「和好的多樣性」，正如剛果主教們所教導的：「我們種族群體的多樣性是一種財富……只有藉著合一、藉著心靈的皈依、藉著和好，我們才能推進我們的國家」。簡言之，衝突不能被掩蓋或忽略，需要予以正視、面對與

主動承擔。我們需要「締造和平」的人，他們可以在差異中發展共融，選擇以「合一勝過衝突」來建立社會友誼，以真誠的休戚與共來創造歷史，達致一種「多重形式的合一」。

在基督內的合一是一份渴望，是出自對基督愛的隸屬，是源自內心真誠的皈依；同時也是源自基督的無償恩賜，因為是藉著祂的十字架而拆除了阻隔在中間的牆壁，是因著祂在十字架所流的血而奠定了和平。這和平並非「單一形式」(uniform)而是多重形式(pluriform)，允許新的想像、新的創意、新的嘗試，接受失敗的可能性，但總不氣餒，深信在基督之神引導下的合一能調和所有差異。

### (三) 現實比觀念更重要 (231~233)

人腦子裏的主觀想法、觀念和思維運作，與外在的客觀現實之間是存有張力的。人常不自覺地傾向把主觀思維強加在客觀現實之上，或扭曲客觀現實來符合自己的主觀思維，這種脫離現實的扭曲認知，有可能阻礙福傳事工，亦往往成為痛苦的根由。長期的認知扭曲所形成的偏見或意識型態，更可能成為矛盾衝突的壁壘、爆破和平的地雷。

231. 在觀念與現實之間亦存在一種兩極的張力。現實就是單純地存在，而觀念則是心智的產物，兩者之間需要有持續的對話，免得觀念因與現實脫節而消亡。生活在一個只有文字、圖像和詭辯的世界是相當危險的，所以有必要預設第三個原則：現實比觀念更重要。這意味著要避免遮蓋現實的各種方式：天使般的純潔主義、相對的極權主義、空洞發言的唯名論、理想化而非



實際的計畫、跳脫歷史的基要主義、缺乏善的倫理主義、缺乏智慧的學術論述。

232. 觀念——概念性的闡述——其功能是要捕捉、理解和駕馭現實。觀念和現實脫節會引發徒然的理想主義和唯名論，最多只能用來分類和定義，卻無法號召眾人，在理性光照下的現實才能夠號召眾人。有必要跨越形式的唯名論而轉向和諧的客觀性。否則，真相被操控，就像體操被化妝品取代一樣。有些政客，包括宗教領袖，想知道人們為什麼不理解也不跟隨他們，還自認為自己的提議是如此合乎邏輯和清晰。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駐留在純粹思想的領域，將政治或信仰簡化為修辭。另有些人則把純樸置諸腦後，從外部引入一套大多數人都感到陌生的推理。
233. 現實比觀念更重要。這原則配合聖言的降生和聖言的實踐：「你們憑此可認出天主的神：凡明認耶穌為默西亞，且在肉身內降世的神，便是出於天主」（若壹四2）。以現實為判準，以已降生和常在尋求降生的聖言為判準，乃福傳的基本要素。一方面，它使我們重視教會歷史猶如救恩史、銘記將福音融入我們人民生活的聖人聖女們、收集教會兩千年的豐富傳統，而不妄圖精心製造出與這寶藏無關的思想，好像我們要發明福音一樣。另一方面，這項判準也推動我們將聖言付諸實行，實現正義和慈善事業，使聖言在其中結出碩果。不付諸實行、不實現聖言，就是在沙灘上建築、停滯在純觀念上、退化到空泛的情感主義和諾斯底主義中，無法結出果實，且扼殺活力。

教宗肯定思維觀念擁有正確捕捉、理解和導引現實的功能，但是他更看重現實中的具體實踐。他督促我們把目光優先放在現實上，指出聖言降生成為血肉是這福音性判準的基礎。他不

樂見我們陷入空泛的情感主義或抽象的諾斯底主義中，他著重聖言的實踐、抽象的觀念宜付諸實行，具體實踐愛德才是將房屋建立在現實的磐石上，在抽象的觀念沙土上興工建屋將會扼殺活力。

#### （四）整體大於部分（234~237）

全球化對應著抽象的「整體」，具個別特色的在地化則對應著「部分」。調和這組兩極對立的張力，其方式既不宜將「部分」溶入「整體」而導致部分失去其身分認同，也不宜執著於「部分」而無視於「整體」之更寬廣的視域和超越界線的美。「部分」需要深深扎根於歷史時空中的沃土，既保有自身的特色，又要整合到更大的「整體」內，因為「整體大於部分」。

然而，教宗心目中整體的圖像並不是圓球體，理論上其每個部分都與圓心等距。教宗所謂的「整體」，其圖像像似「多面體」，既可收納許多個別的部分，也同時允許每個部分保存和表達其原創性與特殊性，並提供其個別貢獻來建樹整體。這福音化的分辨原則可以用善牧的圖像來生動表達，每隻羊都是善牧所鍾愛的，沒有一隻被排除在羊棧之外。福音猶如酵母，其作用是不斷發酵，直到整個麵糰都發酵起來；福音將持續傳給人，直到海角都聆聽到天主的呼聲！

234. 全球化和在地化亦產生一種張力。有必要放眼全球，為避免陷入日常瑣事淪；同時也要著眼於本地事務，好能腳踏實地。兩者結合可避免落入這兩種極端；其一是人們生活在一種抽象的、全球化的普遍主義中，模仿車箱裏的乘客張著嘴欣賞屬於他人

世界的煙花，拍著預定的掌聲；其二是他們變成在地隱士的民俗博物館，因循守舊，無法讓自己受到不同的挑戰，也無法欣賞天主傾注卻超出他們界限的美。

235. 整體大於部分，也大於部分相加的總和。因此不必過於執著局限和特殊的問題，而要經常擴大視野，得以辨認出使所有的人受惠之更大的善。然而，要做到不逃避也不揠苗助長，必須深深扎根在沃土、在自己地方的歷史內，這是天主的恩賜。從小處、從切身做起，不過要帶著開闊的視野。以同樣的方式，當一個人禮貌性地加入一個團體時，既保有其個人的特殊性，也不隱藏其身分，不自我消解，反而常接受新的刺激而自我發展。全球化不至於消解在地的，而特殊的地方性也不因孤立而貧瘠。
236. 球體並非典範，因為球體不會大於部分；部分的每個點都與球體的中心等距，無法顯出彼此的差異。多面體才是典範，它反映出各個部分之特殊性的匯總，且保存其原創性。無論是牧靈行動或政治行動，都要設法在這多面體中收集每個部分最優秀之處。此時，窮人就可以進來了，帶著他們的文化、計畫和其固有的潛力。儘管有人可能因過錯而被質疑，仍可有所貢獻而不應被忽略。各個民族在普遍秩序中的聯合，亦保存個別的獨特性；一個社會之整體所有人所追尋的，是真正包括每一個人的共同利益。
237. 為基督徒而言，這原則也為我們指出福音的整體性或完整性，這福音是教會傳遞給我們並派遣我們去宣揚的。福音的圓滿富藏可以聯合學術人士，也能聯合工人、商人、藝術工作者、所有人。百姓的虔誠信仰會以自己的方式接納完整的福音，藉著祈禱、手足之情、正義、奮戰和慶節等方式具體表達出來。好消息指的是天父的喜樂，祂不願意失去最小的一個，由此綻放出

善牧的快樂，因為祂找到迷失的羊，且把祂再次帶回羊棧。福音是讓整個麵糰發酵的酵母，是在山上照耀並光照所有民族的城。福音擁有整體性的原則乃其固有本質：福音將一直是好消息，直到它被傳揚給每個人，直到它治癒人類所有面向並結出碩果，直到它整合所有人到天國餐桌一起坐席。整體大於部分。

## 結語

細讀勸諭的內容，其思想與教導清楚反映出教宗方濟各的成長背景、培育淵源與牧靈服事的時空脈絡。他肯定福傳的核心是深化初傳，是在世界內拓展天主的國，而「所有的人與整全的人」和人生活的受造世界，是基督信仰所關注的核心。教宗肯定「政治之德」的重要性，鼓勵基督徒把信仰帶回公眾領域，成爲一個在和平、正義和友愛內發展的子民，並主動迎向兩極對立。在這過程中，他邀請我們依循重要的分辨原則：時間優於空間、合一勝過衝突、現實重於觀念、整體大於部分，透過對話來尋求共善與社會和平。

今日生活在台灣的基督徒，面對中美大國的博弈、亞洲地緣政治的變化和挑戰、國家民族的身分認同，加之 2024 即將來到來的總統、副總統和立委選舉，可預料的政黨對立衝突、後台勢力較勁、糾葛紛擾與浮燥不安的現象已日漸浮現。回首看到教宗早在十年前即已提出締造和平的途徑，不禁深受感動。他不僅只提供信仰的光照，更透過四項分辨的原則爲我們指出締造和平在行動辨別與具體落實的方向，很值得我們更深地認識、理解，並落實在行動中，成爲締造和平的天主子女。